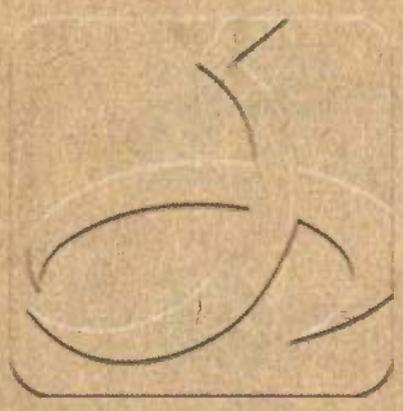




442252  
7731  
=1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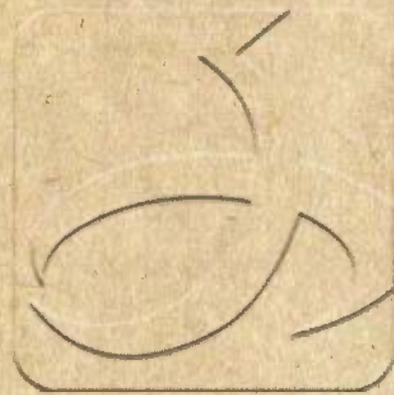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陶文毅公原本

靖節先生集



卷首  
蘇書局開雕

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夏卒於位秋夫人奉  
喪歸以公注靖節先生集十卷年譜攷異二卷授  
余曰公於從政之暇不知幾寒暑而成是書今公  
歸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毋忘公意乎  
詒樸 謹受命校讐數過槩於金陵既卒業因志其  
緣起於簡端道光庚子秋九月湘潭周詒樸謹記

卷首

例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諸本序錄

誄傳

附錄雜識

卷之一

詩四言

卷之二

詩五言

卷之三

詩五言

卷之四

詩五言

卷之五

賦辭

卷之六

記傳述贊

卷之七

疏祭文

卷之八

一五孝傳

卷之九 并叙

集聖賢羣輔錄上一名四八目

卷之十

集聖賢羣輔錄下

諸家評陶彙集

卷末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上

靖節先生年譜攷異下

例言

是集據陽休之序錄及晁公武讀書志梁昭明所編正集原止七卷又錄一卷爲八卷其五孝傳四八目則休之所增當以別於正集次爲三卷合成十卷是陽本也今諸本以五孝傳編於記傳之後疏祭文之前則既違蕭編亦乖陽錄矣故特離而出之庶昭明舊第猶可想像而得焉

是集宋莒公本今不可見世所傳者惟湯文清李公煥何孟春三家最著湯止注詩頗爲簡要李何稍繁然于意逆之處俱有發明故今所注雖博采

羣賢要以三家爲本

字句同異固由轉寫多訛亦半係憑臆改今參取湯文清本李公煥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閣舊本毛晉綠君亭本何義門所校宣和本擇善而存其義可兩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從違不敢專輒

首陽易水之思精衛刑天之詠其惓惓於故君舊國者情見乎辭述酒一篇湯東澗黃文煥十得六七尙有庾詞隱語一經拈出疑滯胥通但注杜者泥於每飯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爲前人所譏

故凡詞意本與時事無關諸說必欲擗摭附會者則在所不取

知人論世厥資年譜王雪山吳斗南兩家皆有論撰然皆未嘗細考出處之年又誤以上京爲京都故于六載去還歸隔閡難通又不知其時鎮京口者爲劉牢之徒有任桓仕裕疑團轆轤今以晉宋二書參互攷定疏通證明自不煩言而解

五孝傳四八日本係假託可以存而不論今於卷首恭載四庫全書提要俾承學之士不致以贗爲真其四八目與正史間有同異仍爲注明者以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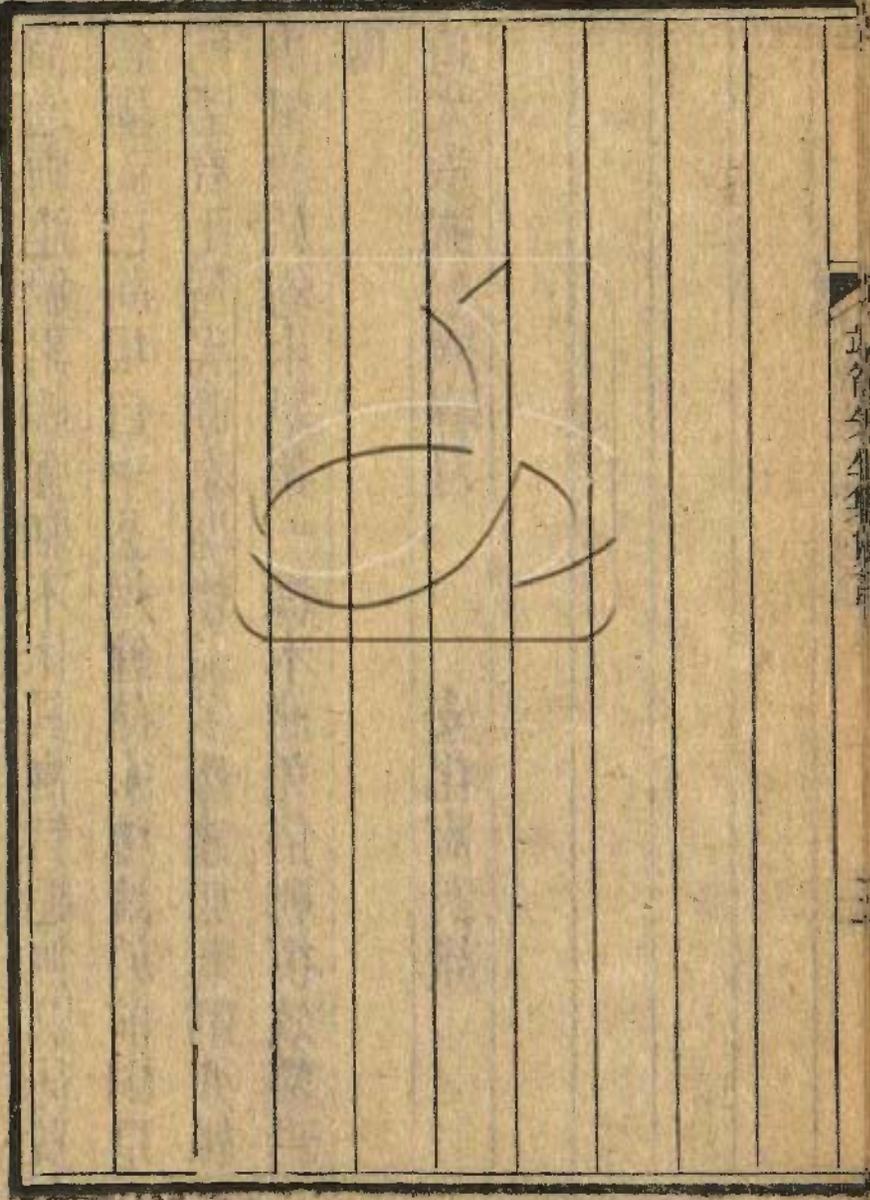
係六朝人之書爲後世類書之祖足資考證也  
昭明本卷首有傳卽其所自爲先生傳也今諸本  
皆載昭明傳然昭明實本沈約宋書晉書南史亦  
皆踵宋書而作故今備錄三史其考正乖誤則具  
年譜蓮社高賢傳雖小說然所傳已舊故旁及焉  
何孟春毛晉於史傳之外又雜采墜聞軼事以爲  
附錄蓋凡先生釣游觴詠之處無不動人流連慨  
慕者今續得若干條並誌於後猶何毛之意云  
詩無達詁古今善說詩者無過孟子小弁凱風北  
山雲漢不過片言書然以解宋元以來詩話興而

詩道晦連篇累幅強聒不休其實旨趣無關徒費  
紙墨而已陶集自李公煥錄諸家總論於前嗣是  
何孟春毛晉吳瞻泰增續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  
專輒故於卷末彙集一編未能免俗聊復效顰焉

爾

道光歲次己亥春月

安化陶澍識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陶淵明集八卷晉陶潛撰按北齊陽休之序錄  
 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  
 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為蕭統所撰  
 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即聖賢  
 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二本定為十卷已非昭明  
 之舊又宋庠私祀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  
 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為  
 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為陽休之十卷本  
 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為是晚乃得江左

舊本次第最若偷貫今世所行卽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尙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手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以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僞作則同一轍實自休之所編始庠私記但疑入儒三墨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

睿鑒指示灼知其贗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旣與四八目一

時同出其贗亦不待言今並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本今不可考而黜僞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聖賢羣輔錄二卷舊附載陶潛集中唐宋以來相沿引用承訛踵謬莫悟其非邇以編錄遺書始蒙

睿鑒高深斷爲僞託臣等仰承

聖訓詳悉推求乃知今本潛集爲北齊僕射陽休之編休之序錄稱其集先有兩本一本六卷編比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又少五孝傳及

四八目今錄統所闕并序目等合爲十卷是五  
孝傳及四八目實休之所增蕭統舊本無是也  
統序稱愛其文故加搜校則八卷以外不應更  
有佚篇其爲晚出僞書已無疑義且集中與子  
儼等疏稱子夏爲孔子四友而此錄四友乃爲  
顏回子貢子路子張如五孝傳引孝乎惟孝友  
於兄弟之文句讀尙從包咸知未見古文尙書  
而此錄四岳一條乃引孔安國其出兩手尤自  
顯然至書以聖賢羣輔錄爲名而魯三桓鄭七  
穆晉六卿魏四友以及仕莽之唐林唐遵叛晉

之王敦並列簡編名實相近理乖風教亦決非  
潛之所爲昔宋庠校正斯集僅知三墨八儒二  
條爲後人所竄入而全書之贗竟不明潛之受  
誣已逾千載今逢右文 聖世得以辨別而表  
章之使白璧無瑕流光奕葉是亦潛之至幸矣

靖節先生集諸本序錄

安化陶澍編輯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曰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忤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遜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己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

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鷓鴣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

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

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  
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風一者  
卒無風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無是可也并羈點  
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  
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  
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旁遊太華遠求  
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陽休之序錄曰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  
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托仍高其集先有兩  
本行於世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編比

顛亂兼復闕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而少  
五孝傳及四八目然編錄有體次第可尋余頗賞  
潛文以為三本不同恐終致亡失今錄統所闕并  
序目等合為一帙十卷以遺好事君子

宋丞相私記曰右集按隋經籍志宋徵士陶潛集  
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  
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  
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誄等在集前為一卷正

集次之亡其錄有十卷者即陽僕射所撰何孟春  
之字子烈事北齊為尚書左僕射按吳氏西齋錄  
以好學文藻知名與魏收同時

有宋彭澤令陶潛集十卷疑卽此也其序并昭明  
舊序誄傳等合爲一卷或題曰第一或題曰第十  
或不署於集端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  
爲第十卷然亦無錄余前後所得本僅數十家卒  
不知何者爲是晚獲此本云出於江左舊書其次  
第最若倫貫又五孝傳以下至四八目子注詳密  
廣於他集惟篇後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  
非陶公本意且四八目之末陶自爲說曰書籍所  
載及故老所傳善惡聞於世者蓋盡於此卽知其  
後無餘事矣何孟春日按四八目例每一事已陶  
卽具疏所聞或經傳所出以結前意

此二條既無後說  
益知贅附之妄故今不著輒別存之以俟博聞  
者廣平宋庠私記

晁公武昭德讀書志曰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  
者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  
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  
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  
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  
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  
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  
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僧思悅書集後曰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瀟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昭明太子舊所纂錄且傳寫浸訛復多脫落後人雖加綠緝曾未見其完正愚嘗採拾眾本以事讐校詩賦傳記贊述雜文凡一百五十有一首洎四八目上下二篇重條理編次爲一十卷近永嘉周仲章太守枉駕東嶺示以宋朝宋丞相刊定之本於疑闕處甚有所補其陽僕射序錄宋丞相私記存於正集外以見前後記錄之不同也時皇宋治平三年五月望日思悅

書

文獻通考經籍考序錄

陶靖節集

鼂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元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元誅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參其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

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羣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

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

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涸淵明之智及此  
豈元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  
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  
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  
而不知其睠睠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  
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  
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  
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靖節年譜一卷

年譜辯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辯證

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  
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  
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注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  
爲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旣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  
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  
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  
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  
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震動

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度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

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按靖節集昭明所撰八卷合序目傳誄而無五孝傳及四八目陽休之特取益之爲十卷隋經籍志陶集梁有五卷錄一卷蓋錄卽八卷中之目又別自單行其錄後亡故昭德讀書志只云七卷今昭明本休之本皆不得見余所見自李公煥以下凡十餘本卷數分併互有異同條繫如右

李公煥本

以梁昭明序及傳冠首次采集諸家評陶爲總

論中分十卷前四卷詩五卷記辭傳述六卷賦  
七卷五孝傳畫贊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聖賢  
羣輔錄末附錄顏延之諫陽休之序錄宋庠私  
記僧思悅書後無名氏記何孟春曰世傳李公  
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最有倫貫者  
又曰陶詩舊有注者宋則湯伯紀元則詹若麟  
輩而今不見其有傳者傳而刻者元則李公煥  
本而不見其能爲述作家也

按明萬曆丁亥休陽程氏所梓卽李公煥本但  
卷端不標箋注二字亦不載廬陵後學李公煥

集錄其總論中無東坡不取微生高一條而多  
朱晦菴二條陸象山二條魏鶴山一條不知程  
氏所見公煥本原是如此抑從別本增刪何燕  
泉本總論則諸條悉具

按公煥本分十卷蓋用休之例也然休之增入  
五孝傳四八目其卷當相似今若以八卷疏祭  
文移於七卷五孝傳前五孝傳退居八卷則昭  
文與休之編次俱可想像而得矣

又按公煥本標題稱箋注陶淵明集廬陵後學  
李公煥集錄而不載時代何燕泉以公煥爲元

人未知何據識以俟考

何孟春本

前四卷詩與李本同五卷賦辭六卷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五孝傳書贊七卷述記疏祭文八卷九卷四八目十卷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及序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僧思悅書後諸家總論

自記是集蕭統陽休之輩或題陶淵明或題陶潛隋志作陶潛集唐志作陶泉明集以泉易淵唐爲神堯諱爾自趙宋來傳本題陶淵明集春

惡其斥賢者名也從馬端臨經籍考稱靖節集云集分卷數目諸家不同世傳李公煥本當是宋丞相所記江左舊書所謂最倫貫者春今考諸家移卷六賦二篇併入卷五移卷五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七傳贊爲卷六史述九章移桃源記前加卷八與子儼等疏上爲卷七四八目舊自甄表狀杜喬以下分之爲卷九卷十今中分自鄧禹以下爲卷八卷九減舊一卷而誄傳序錄記跋諸爲陶作泊先輩議論及陶有不可附篇注下者錄次末簡用足十卷之數是

雖少有更置而倫貫依類尤覺得宜謹記於此  
以備考焉正德戊寅陽月吉日燕泉何孟春子  
元父記

按燕泉移置卷次自謂倫貫然昭明編錄原無  
五孝傳四八目後人疑爲贗作今以五孝傳與  
五柳先生傳孟府君傳同卷殊爲不倫也

汲古閣本

以昭明序冠卷首詩四卷惟無問來使一首餘  
與諸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  
孝傳八卷疏祭文九卷十卷四八目十卷後以

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爲後序又別爲附錄二  
卷上卷顏延之誄昭明傳吳仁傑年譜下卷曾  
紘刑天說駱庭芝斜川辨諸家總論其年譜與  
吳瞻泰本不同者數處足資考證

焦竑本

詩四卷惟歸田園居無江淹擬作一首餘與諸  
本同五卷賦辭六卷記傳畫贊述七卷五孝傳  
八卷疏祭文附錄顏延之誄昭明傳序無四八  
目自敘言靖節先生微衷雅抱觸而成言昭明  
太子手葺爲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爲後人所亂

其改竄者什居二三竊疑其謬而絕無善本是  
正頃友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之目篇次正  
與昭明舊本昭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  
凡嚮所疑渙然冰釋此菽林之一快也吳君肅  
卿語余陶集得此幸不爲妄庸所汨沒盍刻而  
廣之余乃以授肅卿而道其始末如此肅卿名  
汝紀新安人

按焦氏此本係宋刻然小注時引宋本作某豈  
謂宋庠本耶又云八卷之數與昭明舊本合則  
尤不然陽休之云蕭統所撰八卷合序目誄傳

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宋庠私記云隋經籍志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  
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數種與二  
志不同有八卷者卽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傳  
誄等在集前爲一卷正集次之亡其錄晁氏昭  
德讀書志云靖節先生集有數本七卷者梁蕭  
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是昭明所編陶  
集正集止七卷并序目誄傳爲八卷後又以錄  
別爲一卷故隋志云九卷亡其錄故仍爲八卷  
錄卽目宋晁所見八卷但有序傳誄不言目可

知也今焦本若去其卷七五孝傳庶有合於昭明卷數耳

張溥漢魏百三名家本

通一卷以賦辭疏記畫贊五孝傳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讀史述祭文詩為次無四八目題詞曰古來詠陶之作惟顏清臣稱最相知謂其公相子孫北牕高臥永初以後題詩甲子志猶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也思深哉非清臣孰能為此言乎吳幼清亦云元亮述酒荆軻等作欲為漢相孔明而無其資嗚呼此亦知陶者其遭

時何相似也君臣大義蒙難愈明仕則為清臣不仕則為元亮舍此則華歆傅亮攘袂勸進三尺童子咸羞稱之此昔人所以高楊鐵崖而卑許平仲也感士類子長之側儻閑情同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誠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贊補經傳記近史陶文雅兼眾體豈獨以詩絕哉真西山云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為詩根本準則是最得之莫謂宋人無知詩者也陶刻頗多而學者多善焦太史所訂宋本故仍其篇

按張本字句悉用焦本但易其篇次耳

張爾公本

詩四卷刪四時一首謂氣格不似淵明又刪聯句一首謂淺陋不足述餘與諸本同五卷以記辭傳述賦爲次六卷疏祭文其五孝傳四八目悉刪不錄扇上畫贊亦刪謂其以養氣浩然子於陵仲子而極贊其至與聖賢所論相柄鑿故併刪之

毛晉綠君亭本

以詩一百五十八章爲一卷文十七篇爲一卷

四八目爲一卷詩之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問來使四時聯句四八目之八儒三墨皆不載正集另見雜附中其諸家之評論則前有總評章評字句之異同則後有參疑詳焉

何焯校正本

云以宋宣和棗木板原本校對者按胡仔茗溪漁隱叢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尙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

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  
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  
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失於考究如以庫  
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  
所改正二百二十有六義門所謂宣和本當卽  
此本也

以上諸本詩文並載其專說詩者所見亦有數  
本

湯東澗本

自序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

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既不  
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  
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  
疎三良而發詠所謂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先生危行遜言至  
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庾詞干載之  
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  
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偶  
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他篇有  
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繕寫模傳

與好古通微之士共商略焉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之人余未之信也

淳祐初元九月九日鄱陽湯漢敬書

吳騫跋曰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注陶靖節詩四卷馬貴與文獻通考極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零陵而作其微旨雖濫觴於韓子蒼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彭澤異代之知己矣此書世尠傳本歲辛丑吾友鮑君以文游吳

趨得之歸舟枉道過余小桐溪山館出以見示楮墨精好古香襲人誠宋槧佳本也昔毛斧季前輩晚年嘗以藏書售潘稼堂太史有宋刻陶集斧季自題目下曰此集與世本竄然不同如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時本率譌規作親今觀是集始知斧季之言爲不謬又擬古詩聞有田子泰流俗本多譌作田子春惟此作子泰與魏志符其他佳處尤不勝更僕數注中間有引宋本者鮑君據吳氏西齋書目及僧思悅陶詩序以爲湯氏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因勸予重

雕以公同好文清人品雅爲真西山趙南泉諸公所推尤明於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王伯厚困學紀聞嘗取之餘詳宋史本傳乾隆五十年歲次旃蒙大荒落小重陽日海昌吳騫識

按東礪本何孟春云今不見其全書此本乃吳騫拜經樓以宋本重雕者惟詩四卷文但錄桃花源記以有詩也錄歸去來辭以詩類也其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晚唐人作舊誤入者皆別出附於集末又雜詩嫋嫋松標崖一首亦附集末云東坡和陶無此篇

黃文煥陶詩析義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四時詩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蓋用東坡本例也但不錄歸去來辭與湯異

吳瞻泰陶詩彙注本

以昭明傳吳仁傑王質兩家年譜冠首詩四卷刪去歸園田居江淹擬作及問來使四時三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并附讀史述九章謂九章原不列詩集內然語以韻行與詩不甚遠且九章之內發抒忠憤爲多尤淵明一生大節

正猶屈子之九歌也附於詩後似不嫌創云

蔣薰本

詩四卷與諸本同惟刪四時一首而以桃花源詩列於卷末聯句之前歸去來辭并讀史述九章次其後焉

以上所見合十二本卷數之分併字句之同異今皆擇善而從惟以五孝傳移爲第八卷使與四八目相次後之覽者庶知前七卷雖非昭明舊第然其編比大槩可想後三卷則陽休之附益而眞贗亦無難辨識矣其未見諸本仍錄於

右

無名氏集後記曰靖節先生江左偉人世高其節先儒謂其最善任眞方其爲貧也則求爲縣令仕不得志也則挂冠而歸此所以爲淵明設其詩文不工猶當敬愛況如渾金璞玉前賢固有定論耶僕近得先生集乃羣賢所校定者因鑿于木以傳不朽云紹興十年十一月日記何孟春日淵明集有記者云云不著名氏世本李公煥注此不知公煥之所載者誰與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靖節年譜一卷辨證一卷雜記一卷解題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續

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昔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序錄宋庠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

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季長辨證本今未見

吳澄詹若麟淵明集補注序曰予嘗謂楚之屈大夫韓之張司徒漢之諸葛丞相晉之陶徵士是四君子者其制行也 不同其遭時也 不同而其心一也一者何明君臣之義而已欲為韓而斃呂殄秦者子房也欲為漢而誅曹殄魏者孔明也雖未能盡如其心焉然亦略得伸其志願矣靈均逆睹讒臣之喪國淵明坐視強臣之移國而俱莫如之何

也略伸志願者其事業見於世莫如之何者將沒世而莫之知則不得不託之空言以洩忠憤此予所以每讀屈辭陶詩而為之流涕太息也屈子之辭非藉朱子之注人亦未能洞識其心陶子之詩悟者尤鮮其泊然沖淡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其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近世惟東澗湯氏稍稍窺探其一二吾鄉詹麒若麟因湯所注而廣之考其時考其地原其序以推其志意於是屈陶二子之心粲然暴白於千載之下若麟之功蓋不減朱子也嗚呼陶子無昭烈之可輔以圖存無

高皇之可倚以復讐無可以伸其志願而寓於詩  
 使後之觀者又味味焉豈不重可悲也哉屈子不  
 忍見楚之亡而先死陶子不幸見晉之亡而後死  
 死之先後異爾易地則皆然其亦重可哀已夫何  
春曰若麟補注未見據  
吳此序其書必有可取

靖節先生象



海寧吳克林校刊湯東澗所注陶靖節  
 集求遺像冠冊首余偶於吳江王氏勺山書  
 屋見明人摹歷代名賢像鈎得此幅又  
 於吳興沈芥舟所見龍眠居士蓮社圖真  
 跡幸致與此正同乃知此本得靖節真面  
 目也聞石門方嬾儒亦有摹本不知與此  
 有異同否乾隆丙午秋日海鹽張燕昌  
 書於烟波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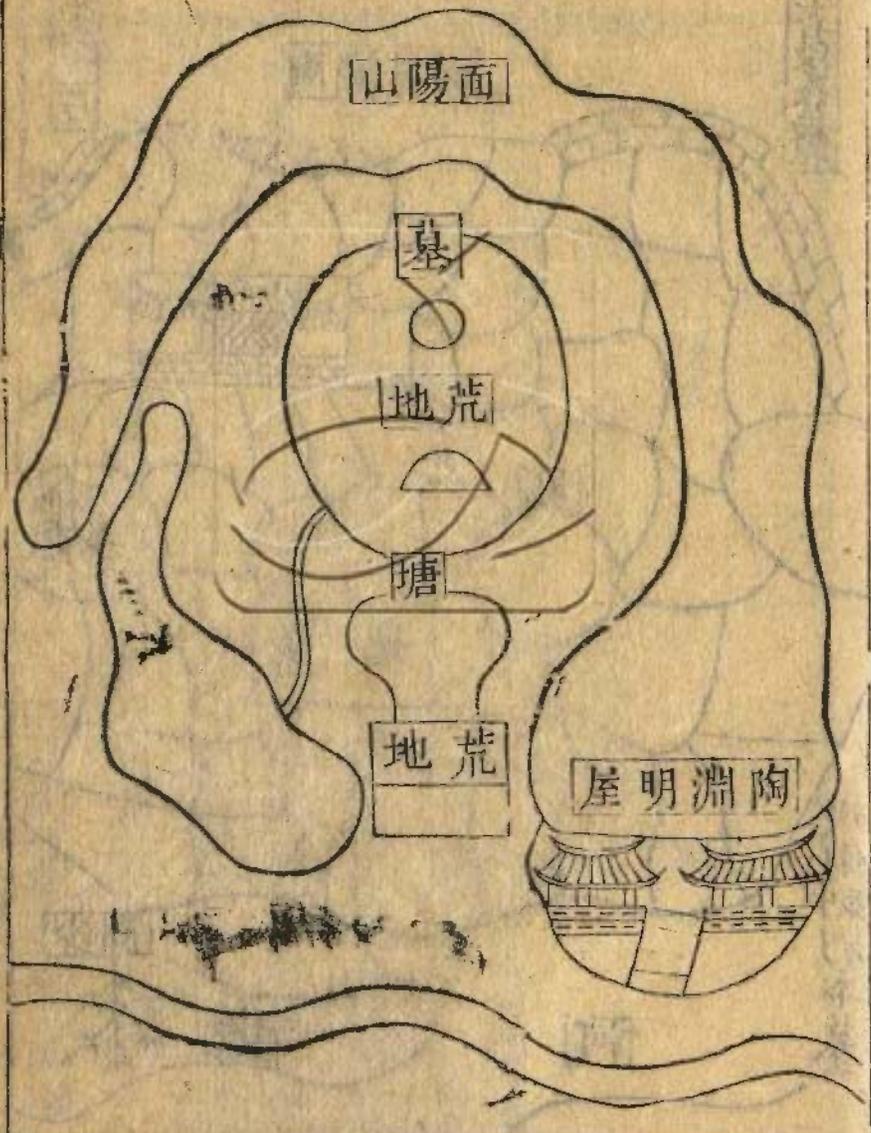
陶靖節先生小像



方薰摹宋何秘監畫



陶淵明墓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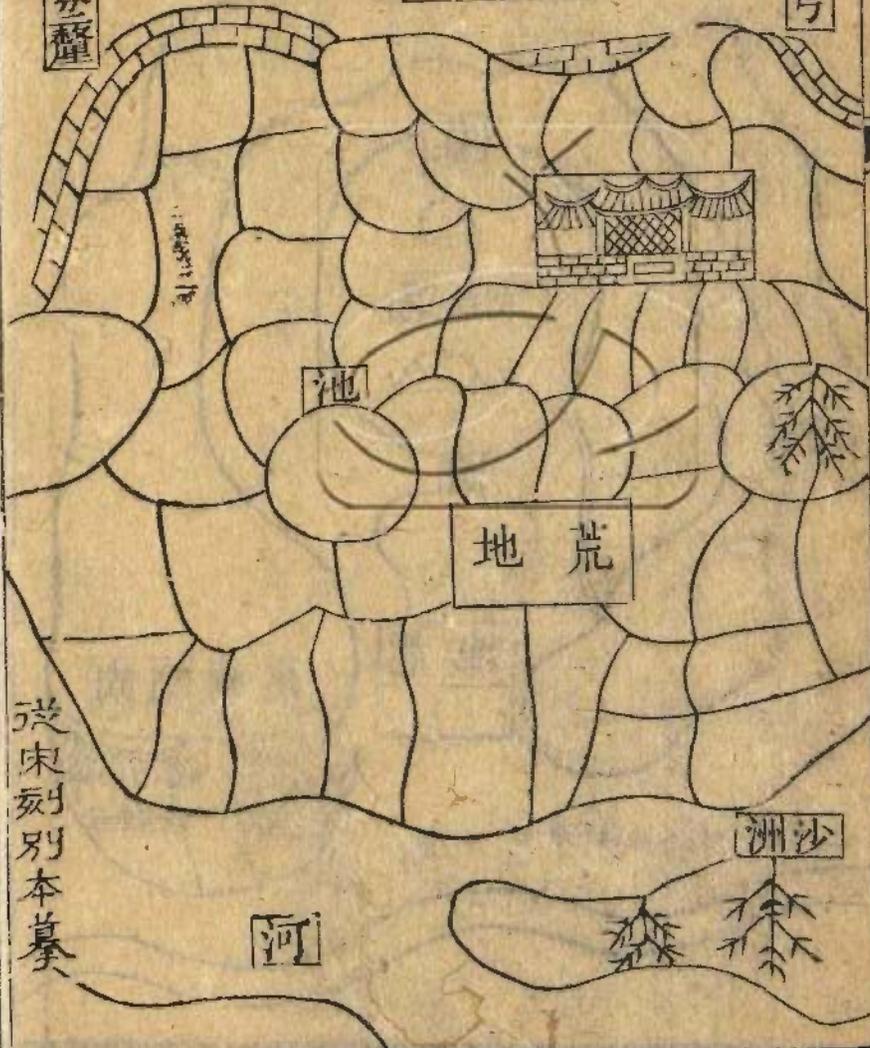
羲 歸 宇 東 工  
 尚 來 含 籬 異  
 賢 耻 貞 采 曲  
 五 殉 抱 菊 兔  
 柳 微 朴 述 狝  
 自 禘 祿 西 酒  
 美 目 息 山 心  
 璿 賦 景 食 篇  
 八 舜 衡 蔽 同

田大小六主弓

鹿子坂

陶淵明祠

共甲七段分釐



後宋刻別本墓

靖節先生集

誄傳雜識

陶徵士誄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皇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  
 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  
 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  
 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  
 而絲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  
 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首路善本作首路五  
 臣作道路悞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  
 餘波乎文選無乎字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

尚書七卷

一

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苦一作病居

無僕妾并曰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置

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

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

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一作遂

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

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

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著作郎稱疾

不赴一無稱疾二字春秋六十有三文選作春秋若干元嘉四年

月日卒於潯陽縣柴桑里一作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

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田諡高

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

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

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

遭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

名級陸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

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

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

事一作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

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彜考異何云人不隘字避諱改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辭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譽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維疴疾視化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僚幽告終懷和長畢鳴

呼哀哉敬逆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瞻省計卻博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眾速尤迂風先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祠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文集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紓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田悉令種秫稻妻子固請種杭仍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

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文集義熙末徵著作

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

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

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輿旣至欣然

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

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

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

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

菊叢中坐久值宏送酒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

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

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植其酒  
 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  
 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  
 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  
 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  
 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與子疏又為  
 載本集命子詩以貽之詩載  
 本集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陶淵明傳

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

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  
 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  
 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  
 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瘖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  
 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  
 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  
 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  
 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  
 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

日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秫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其飲酌俄頃宏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

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宏欲要延之坐一作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遺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作無絃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

遠彭城劉遺民亦遜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  
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  
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講校所住  
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  
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  
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  
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  
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晉書隱逸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

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  
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  
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  
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  
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  
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  
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  
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  
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  
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義熙二年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  
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裴遵等  
或有酒邀之或要之甚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  
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  
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宏以元熙中臨州甚欽  
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曰我性不  
狎世因疾守閑甚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  
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  
罪不細也宏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  
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

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  
潛無履宏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  
坐申腳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  
腳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輦  
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宏後  
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  
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  
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  
嘗有喜愠之色惟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  
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

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  
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  
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於  
世

南史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晉  
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  
嘗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  
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  
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

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  
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  
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  
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  
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  
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  
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  
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  
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

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  
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  
龐通之齎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  
生二兒舉盃舉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  
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  
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宏  
欲要延之一坐彌月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  
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  
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宏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

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  
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  
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  
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  
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  
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  
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  
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  
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  
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

鉅於後云

蓮社高賢傳

陶潛字淵明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以為實錄初為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耶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復屈身異代居潯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不應辟命世號潯陽三隱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

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常往來廬山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以行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附錄雜識

晉中興書載顏延之為始安郡道經潯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續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宏造淵明無履宏從人脫履以給之宏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眾坐伸脚及履至著而不疑

廬山記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送客過虎溪虎輒鳴號昔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陸修靜亦有道之士遠師嘗送此二人與語道合不覺過之因相與大笑今世傳三笑

陶

廬阜雜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陶曰弟子嗜酒若許飲卽往矣遠許之遂造焉因勉令

入社陶攢眉而去

杜詩注陶淵明聞遠公議論謂人曰令人頗發深省

雲仙散錄載淵明別傳云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秬稻已秀翠色染人將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又云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秬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又云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

何孟春日淵明別傳今無聞春謹探

所載於散錄者以附傳後洪容齋嘗謂世傳雲  
仙散錄等書淺妄絕可笑而頗能疑誤後生趙  
與時賓退錄曰散錄引書百餘種而其造語盡  
倣世說若集諸家言語豈應一律實本容齋之  
說

以土何孟春附錄原採

顏之推家訓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  
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  
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

文中子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  
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乎閉關矣

李元中蓮社圖記遠公結社廬山時陳郡謝靈

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  
誠服乃爲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師以其心亂  
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  
纔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道士陸  
修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  
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  
持而笑又常令人沽酒引淵明來故詩人有愛  
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  
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  
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

江西通志淵明故居凡三處一在瑞州新昌縣東二十五里圖經云陶公始家宜豐後徙柴桑宜豐今新昌也一在南康府城西七里爲玉京山亦名上京名勝志云陶詩疇昔家上京卽此一在九江府西南北十里柴桑山名勝志云陶潛家于柴桑卽今之楚城鄉也去宅北三里許有靖節墓唐白居易有訪陶公舊宅詩合三說攷之當以此爲正也

桑喬廬山紀事上京山當大湖濱一峰蒼秀彭蠡東西數百里雲山煙水浩淼縈帶皆列几席

間奇絕不可名狀陶淵明嘗居之淵明詩疇昔家上京注云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淵明故居

王禕經行記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屬星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按史靖節爲彭澤令督郵行縣吏白當束帶見之靖節不肯折腰小兒遂解官賦歸去來辭而歸義熙三年也是時劉裕實殺殷仲文將移晉祚陶氏世爲晉臣義不事二姓故託爲之辭以去耳梁昭明謂恥復屈身異代要爲得其心夫豈以一督郵爲此

悻悻乎

困學紀聞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  
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  
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  
葉爲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  
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  
孤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朱子跋  
云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  
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  
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今南康軍西北五十里

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  
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  
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

桑喬廬山紀事栗里者陶淵明故里也其地在

虎爪崖下

潯陽記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縱橫丈餘相傳靖  
節先生醉臥其上在廬山南

王禕經行記過醉石觀陶靖節故居其地栗里  
也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臥  
形相傳靖節醉臥此石上也

圖書集成南康府部醉石在星子縣濯纓池下  
谷中高三四尺亦謂之砥柱石元亮飲酒醉臥  
其上

陶默仰止錄栗里原當澗有石從廣丈餘其平  
如砥淵明每醉輒坐臥其上朱文公詩及此逢  
醉石謂言公所眠陳聖俞云是非分付千鐘酒  
日月消磨一醉中令其傍有醉石菴

太平寰宇記五柳館在栖隱寺側五柳先生之  
舊宅也

仰止錄五柳館先生門種五柳也湖口治西三

十步元主簿馮克敏復構五柳堂今夷爲民居  
矣

明一統志湖口縣東三十里有翫月臺晉陶潛  
爲彭澤令時築以翫月臺南有洗墨池潛所鑿  
以滌硯者

圖書集成九江府部洗墨池在湖口縣南三十  
里彭澤鄉陶元亮爲令時滌筆墨處一嘯亭綺  
練亭翫月臺俱在彭澤鄉世傳陶元亮宰縣時  
築

江西通志九江府城西南九十里有王宏岡卽

白衣人送酒地也

仰止錄菊所在東流縣治後淵明解印日常處其中藝菊卽舊彭澤地也書崗在豫章安福縣南四十里怪石層巒其嶺有平石名淵明讀書臺又曰書崗也九曲池在湖口縣南三十里有池云淵明所穿與陸修靜周續之三人聚講處也今改爲三學寺

毛晉綠君亭陶集雜附靖節祠一在柴桑山下  
一在南康府學東一在九江府治東一在彭澤縣治東又一在縣南一在瑞州府城南一在新

昌縣之南山一在湖口縣三學寺前或專祠或合祠皆古今名賢遐淑道風流範來學故雖郡邑之沿革非一而先生之祠則易代而彌新也圖書集成九江府部靖節祠初在三學寺旁有望月臺元時縣尹孫文震至寺見望月臺遺蹟乃靖節讀書地捐俸建祠於上後於三學寺後建祠塑先生及陸修靜周續之遺像於中名三賢祠後圯國朝順治中重建地有望月臺洗墨池流觴曲水遺跡古松蒼蔚爲湖口八景之

元吳澄湖口縣靖節先生祠堂記曰晉靖節陶  
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析彭澤創  
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往往有靖節  
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三學寺民  
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月臺舊基  
猶存乃出私錢屋於臺基之上且就縣學東偏  
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竊惟靖節先生高志遠  
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  
過一時牧伯辟舉相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  
如古人不得已而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什

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  
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殆欲  
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  
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  
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  
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  
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未易知也後  
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已然先生非  
有名位顯於時非有功業著於後而干載之下  
使人眷眷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子於孫侯

之爲惡乎而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至有  
廉能聲

仰止錄湖口大嶺山在彭澤鄉東去縣二十里  
卽漢彭澤舊治有靖節祠元吳澄作記南康星  
子縣亦有祠城東一里祠前有神運石石色深  
黑旁有大指痕文理隱然瑞州亦有祠宋文丞  
相天祥建

新昌縣祠縣東二十里義鈞鄉鄉人多陶姓於  
其南立祠

桑喬廬山紀事靖節墓在面陽山北麓鹿子坂

在楚城鄉桃花尖山西去靖節墓三四里其地  
有淵明故宅

圖書集成陶靖節墓在星子縣北二十五里明  
正德七年提學李夢陽清出墓於面陽山置田  
以備祭祀命其後瓊領之以陶時亨補郡學生  
員至今代有祀生墓西南爲靖節書院

廬山志李夢陽曰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  
尋焉予旣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  
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夫淵明白祭文曰不封  
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啟竊據而葬者耶

又曰予既得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屋祠址  
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弁田德化縣  
屬而老人瓊星子民也會九江陶亨來言淵明  
裔亨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為郡學生實  
欲久陶墓云

以上新增

靖節先生集卷之一

安化陶澍集注

詩四言

李注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  
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  
建安矣又曰四言尤難以三百五篇在前故  
也○凡云李注者宋湯文清公煥本云何注者何孟  
春本又湯注者宋湯文清公煥本云何注者何孟  
僅散見於李何二本云吳注者吳瞻泰本餘  
俱做此後又得吳本拜經樓重雕湯注朱  
槩本有李何之本所未備者因并采之  
停雲并序○四言各題下湯本焦本俱有  
李何諸本分章今從之○李注高元之日以  
停雲名篇乃周詩六義二曰賦四曰興之遺  
義也何注停疑  
而不散之意

停雲思親友也  
樽湛新醪  
各本如此休陽程氏梓本作樽  
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

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查慎行曰起四

句當平世者不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

知此語之悲首延佇  
何注上虞劉展曰此蓋元熙禪革之後而

靖節之親友或有仕於宋者故特思而賦

之以寓規諷之意今未見凡何注  
補注中箋陶至數十首雖非專本亦可觀按劉書

所引皆是也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湯注二

句蓋寓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  
隱回霧塞陵

遷谷變之意

靡從  
劉履曰此承上章反復言之

東園之樹枝條載  
湯本作載何注東園再榮之

各本再榮也  
湯注謂相招以事新朝

競用新好以招余情  
各本如此焦本作競朋親

競用新好非怡  
一作招非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

得促席說彼平生  
賦合樽促席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開止  
湯注嵇叔夜琴賦

之閒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

恨如何  
何注庭柯之鳥尚懷好音而親友不然此

者亦豈無之而吾與子獨厚故念之耳淵明於親

友始也搔首而懷望中則欲與促席而聞陳終乃  
抱恨情之至義之盡也

時運 并序

時運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

獨游欣慨交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

霽宇曖微霄焦本作餘霽微消云一作宇曖微霄

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景狀若作餘有風自南翼

彼新苗何注翼猶披也失注土棠曰新苗

洋洋平津各本作津湯乃澍乃濯邈邈遐景載欣

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集本云宋本一作稱揮

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

一作悠悠非對按悠想猶懸想

清沂童冠齊業閒

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湯注靜之為言謂其無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者

之心矣查慎行曰日狂者以靜千古特識謝按周

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

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李注世紀曰黃

為陶唐何注序所謂欣慨交心者如此淵明于時

方在唐虞世遠吾將安歸之際誠不能自遂其暮

春之樂也陳祚明日欣在春華慨因代變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從何校宣

榮木 并序

和本作九各本總湯本云角聞道白首無  
作有云一作九總一作鬚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

寄何注老萊子曰人生天顛領李注與有時靜言

孔念中心悵而地之問寄也寄者固歸

采采榮木于茲托根繁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

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湯注屈子之九

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嗟子小子稟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不

舍安此日富湯注或曰志當作忘荀子功在不舍

云爾蔣薰曰增業在不舍不舍故日富此易所云

高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雖我懷于茲不無

內疾此所以嗟固陋乎或引詩一醉日富靖節自

告其廢學而樂飲觀其自挽曰但恨在世時飲酒

不得足肯自咎耶謝按蔣說非也望道未見歸咎

沈酣刻責之心固當如是蔣以富有日新釋日富

既割裂無理且自誇我之懷矣怛焉內疚

日進全與詩意相違

周密癸辛雜識劉宰字平國號漫塘潤之金壇

人嘗發明靖節意云論語載子在川上一章秦  
漢以來學者所未喻獨程門以為論道體其說  
蓋本於元亮元亮謂志彼不舍安此日富惜其  
寄情於酒而為學有作輟也不然總角聞道白  
首無成所欲成者何事脂我名車策我良驥干

里雖遙孰敢不至所欲至者何所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

焦本云一車策我名驥于里雖遙孰敢不至湯注

本作行非壯烈如此可謂有勇矣李注趙泉山曰

好學詞氣壯烈不足畏按晉元興三年甲辰劉敬宣

以破桓欽攻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靖

節參其軍事時靖節年四十也靖節當年抱經濟

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饒將以振復宗國為已任

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聘而良

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澗按禮記文王世子

謂先師即警宗之祭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

治建國之學政而台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馨宗是也亦謂之先

賢記曰祀先賢于西學是也至唐始以周公為先

聖孔子為先師又以孔子為先師而別無先聖之祭實自先

後遂專稱孔子為先師而別無先聖之祭實自先

必配食無疑也

生肇其端矣本朝雍正中議增從祀孔子諸賢

特及先生惜時無有以先生學術入奏者其事遂

寢然百世可俟終

贈長沙公并序○各本皆作贈長沙公族祖

句祖同出大司馬一曰序長沙公於余為族

人誤讀序文祖字為句因而妄增詩題也何

孟春何焯亦皆以族

祖二字為衍今刪之

長沙公於余為族湯本云一作余於長

生祖愍侯而非出於桓公遂欲改昭穆既

大為右其說尤謬詳年譜攷異

同源分流何注班孟堅幽通賦術同源而分人易

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

彼行路眷然躊躇李注楊誠齋曰老泉族譜引正淵明詩意而淵明字少意多尤

可涵

於穆令族允構斯焦本云一作輝堂諧氣冬暄一作輝

非映懷圭璋爰采春華各本作花湯本云載警秋

霜我曰欽哉實宗之光謝按此蓋長沙公經過潯

族故詩美其氣如冬日之溫懷有圭璋之潔而堂

成舉祀不勝秋霜慨揚之思若此人者豈非宗之

光乎春華謂芹藻蘋蘩之屬

伊余云邁在長忘同湯本云忘一作志吳注王棠

而忘其同出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三湘湯本

於大司馬也想湘瀟何校宣和木同李注寰宇記湘潭湘鄉湘

源為三湘海按湘水發源會瀟水謂之瀟湘及至

洞庭陵子口會瀟江謂之資湘又北與沅水會於

湖中謂之沅湘三湘之名非水也且建置之後古無此稱向有湘

源皆縣名非水也且建置之後古無此稱向有湘

陰臨湘亦不止三也遙遙三湘一作遙想三湘一

作遙想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吳注左傳

來又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注行李使人也

何以寫心貽此話言吳注詩其惟哲人告之話進

音問其先

吳仁傑年譜曰陶侃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有子十七人洪瞻夏琦旃斌稱範岱九人附見侃傳先生大父亦侃子也獨見於先生傳中侃薨世子夏襲爵殺其弟斌庾亮奏加放黜表未至而夏卒詔以瞻息宏襲侃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以世次考之先生於延壽爲諸父行今自謂於長沙公爲族祖意延壽入宋而卒見先生於潯陽者豈其子耶延壽已降封吳昌仍以長沙稱之從晉爵

也詩題當云贈長沙公族孫而云族祖者字之誤也一本因詩題之誤輒以意改序文云長沙於余爲族祖按侃子夏襲封長沙公於先生爲大父行其卒在庾亮前時先生未生也

李公煥注引西蜀張縝辨證曰年譜以此詩爲元嘉乙丑作按晉書載長沙公侃卒長子夏以罪廢次子瞻之子宏襲爵宏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晉禪延壽降爲吳昌侯若謂詩作於元嘉則延壽已改封吳昌非長沙矣先生詩云伊余云邁在長忘同蓋先生世次爲長

視延壽乃諸父行序云余於長沙公爲族或云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詩稱於穆令族序稱於余爲族或云我曰欽哉實宗之光皆敬宗之義也如年譜以族祖族孫爲稱乃是延壽之子延壽已爲吳昌侯其子又安得稱長沙公哉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

詩

謝按吳以序中族祖連讀疑所贈乃延壽之子其稱長沙公者從晉爵也張以族字斷句謂所贈卽延壽其稱長沙公在未改封之前二說皆

可通矣謂稱長沙公爲從晉爵例以永初以來不紀宋號則吳說爲長卽謂序中余于長沙公爲族祖所贈乃延壽子族祖二字不必破句可也惟題之族祖不及改爲族孫竟作因序誤衍爲是至長沙降封宋高祖受禪詔降五公長沙公降爲醴陵侯見沈約宋書高祖紀晉書誤作吳昌吳張皆沿其誤

又按以稱長沙公爲從晉爵卽謂贈延壽在降封之後亦可惟族字須斷句耳先生於延壽爲從父行禮大夫斷總故云禮服遂悠又云昭穆

既遠已為路人蓋定律五服之外以凡論也而  
 長沙公猶敦族誼經過潯陽葺治祖堂展親收  
 族故先生作詩美之既敘纏綿遂加勗勉親愛  
 之至詞意藹然而葛立方之徒誤會感彼行路  
 之語橫生議論亦可謂固哉高叟矣葛常之韻語陽秋曰  
陶淵明贈長沙公詩序云云其詩又云云蓋傷  
之也杜子美訪從孫濟而不免于防猜故其詩  
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飧勿受外嫌猜同  
姓古所敦觀長沙公及濟尊祖之義掃地矣  
 晉書桓公傳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稱平南  
 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相陶延壽以亮稱亂起兵  
 遣收之此相當作公宋書地理志湘州刺史領郡十長沙內史下有臨湘侯相醴陵侯

相潯陽侯相吳昌侯相羅縣侯相攸縣子相建  
 靈子相無長沙相延壽襲封長沙郡公此必公  
 字之說也宋書何承天傳長沙公陶延壽宋書  
 以為其輔國參軍此延壽稱長沙公實證  
 高祖紀義熙五年慕容超率鐵騎來戰命咨議  
 參軍陶延壽擊之是延壽在晉頗立勲業無忝  
 厥祖先生固非虛為嘉許也

酬丁柴桑并序○李注柴桑潯陽故里

有客有客爰來爰湯本云一作官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

殮勝如歸聆善湯一本焦木作聆善若始陳祚明曰

言如始聞者然黃文煥曰名勝之地誰不欣尋然

寄趣于是耳真能托宿當歸者誰乎有人山如歸  
 承矢不移斯真可與餐勝善之始聞孰不欣慕轉  
 念意怠能如初之踴躍者誰乎有終身常若初聞

反復無厭斯  
真可謂聆善

匪惟也此亦焦本屢有良游焦本云未本作游一作由非

按古人不以重韻為嫌作游是也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

既醉還休實放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并序

龐為衛軍參軍從江陵使上都過潯陽見

贈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

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人之所寶尙或未湯本云一作非珍何注陸機演連珠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

之所珍不各本作愛不有同好云胡以親我求良

友實觀懷人懽心孔洽棟宇惟鄰李注時新居南

里鄰新居鄰也

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好

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湯本云一作弗思

嘉遊未敦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

楚邈邈湯本作魏西雲之子之遠良話曷聞

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零大藩有

命作使上京豈忘晏安王事靡盬

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與沖沖从何校宣和本

各本容  
喬江中  
勗哉征人在始思終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何孟春注吳正傳詩話曰本傳江州刺史王宏  
欲讖潛不能致潛遊廬山宏令其舊人龐通之  
齋酒具半道栗里邀之此龐參軍四言及後五  
言皆敘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  
簿者豈卽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  
事

謝按參軍主簿皆公府所辟屬掾不相兼官先  
生詩有龐主簿有龐參軍主簿下注云龐遵與  
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

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兖州合參軍則佚其名當  
別是一龐也先生答參軍詩并非素識因結鄰  
始通殷勤冬春僅再交爲時尙淺故曰相知何  
必舊傾蓋定前言其答曰亦因參軍將使江陵  
先有贈別之作不可無酬故曰輒依周孔往復  
之義且爲別後相思之資若于主簿則爲怨詩  
楚調示之歷敘生平艱苦至以鍾期相望非同  
新知各如其分未嘗一槩素施也近時金谿王  
謨撰豫章十代文獻略以龐通之卽龐遵爲主

簿者而龐參軍又是一人其說良然參軍為衛  
軍使江陵又從江陵使上都其時衛軍將軍王  
宏宜都王義恭鎮江陵使蓋陰謀廢立之事先  
生贈詩曰敬茲良辰以保爾躬豈有窺見其隱  
者歟說具年譜攷異

勸農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智巧既  
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何注上林賦悉  
為農郊以贍滿  
蘇爾雅  
贍足也  
哲人伊何時為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

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德湯本作德  
各本作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

穆紛紛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興焦本作興各  
本作征非農

夫野宿

氣節易邁和澤難久冀缺攜儷李注左傳僖三十  
三年曰季使過冀

見冀缺耨其妻饋之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

畝矧茲眾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儂石不

儲李注儂石言一儂一石應劭曰齊人名嬰  
為儂石受一斛漢書音義口儂一斗之儲飢寒

交至顧爾湯本作余  
云一作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本宣

園井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

耳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各本作焉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

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

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

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

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

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

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樹按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昔有鸛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龍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

曰御龍以豕韋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

和本作宣

注吳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本宣

園井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

耳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各本作焉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

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

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

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

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

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

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樹按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昔有鸛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龍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

曰御龍以豕韋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

和本作宣

注吳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本宣

園井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

耳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各本作焉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

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

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

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

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

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

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樹按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昔有鸛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龍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

曰御龍以豕韋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

和本作宣

注吳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本宣

園井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

耳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各本作焉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

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

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

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

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

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

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樹按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昔有鸛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龍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

曰御龍以豕韋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

和本作宣

注吳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本宣

園井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

耳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各本作焉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

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

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

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

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

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

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樹按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昔有鸛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龍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

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

曰御龍以豕韋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

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

和本作宣

注吳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注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何校本宣

園井弗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汪洪度曰言若能如孔子董相方可不務稼穡

耳不能如孔如董即不得藉口而舍業以嬉也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各本作焉虞賓歷世重

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李注陶氏之先曰伊祁氏

作遊陶邱故號陶唐氏而諡曰堯取散宜氏之女

曰女皇生丹朱復有庶子九人及舜初郊于唐以

丹朱為尸因封于唐時董父好龍舜命豢龍于陶

邱而堯之庶子奉堯之祀于陶邱者或世業豢龍

逮夏帝孔甲時天降雌龍二于庭有劉累者實

堯之裔累以擾龍事孔甲賜之姓御龍氏龍一雌

死帝既饗復求御龍氏懼遷魯山祝融之後封于

豕韋武丁滅之以封劉累之胄樹按左傳昭公二

十九年昔有鸛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

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

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龍夷氏

其後也故以舜氏世有畜龍及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

有漢眷予愍侯李注高帝功臣表開封愍侯陶於舍以右司馬從漢破代封侯

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校宣和本作風從何邁顯茲

武功書湯本云誓山河啟土開封李注高帝與功

及苗裔書誓山河謂此盟也李注高帝與功

李注孝景二年陶青為丞相何焯曰百官公卿表

孝景三年八月丁未御史大夫陶青為丞相七年

六月乙渾渾長源蔚蔚洪柯羣川載導眾條載羅

李注二句喻時有語默運因隆窳李注窳鳥瓜切

枝派之後未有顯者也吳注說文窳汙下也前漢功

臣表右司馬開封愍侯陶舍漢王五年以中尉從

擊燕代封侯十二年夷侯青嗣孝景中三年節侯

偃嗣元光五年侯雖嗣元狩五年坐酎金免元康

四年舍元孫之孫長在我中晉何焯曰漢季稱東

安公士元始詔復家

本所業融長沙李注按別傳陶侃字士衡仕中晉在

郡公薨于成帝咸和九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

年追贈大司馬諡曰桓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

疇我謝按疇等也漢書宣帝紀大司馬光功德茂

滅二疇者等也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

言不復滅也惑孰謂斯心而近可得湯注言長沙公

馬永卿懶真子曰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胄懸遠

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云是已羣川眾條以

喻支派之分散也語默隆窳言自陶青後未有

抗康伯樂回不得謂之無顯者此指長沙所出之高曾而言自父丹仕吳揚武將軍以上無間故曰運有隆窳也

先君子鄉賢公黃江詩話曰桓公力恢晉室而

以功高震主蒙謗晚年深以盈滿為懼懇請歸

國東坡言陶公忠義橫秋霜而貫白日朱子稱

之其始終一節如此以視桓温父子劉季奴諸

人真猶麒麟之於破鏡也先生詩以臨寵不忒

特表桓公之心而致慨於近不可得其旨深哉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李注陶

以岱為祖按此詩云惠和千里當從晉史以茂為祖陶茂為武昌太守澗按陶茂麟譜今未見據李

慶孫序原係殘闕不全以岱為祖湯本作穆於皇湯本一作皇

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雲冥各本作冥湯本云茲

愠喜李注又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載趙泉山曰

其行事亦無從考見惟命子詩曰於皇仁考淡焉

虛止寄跡風雲冥茲愠喜其父子風規蓋相類按

姿城當作安城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

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朝

夕念茲在茲尙想孔伋庶其企而湯漢注孔伋因

成詩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鍾惺曰人知陶公高逸讀榮木命子等篇乃是小心

翼翼温慎憂  
勤之人也

厲夜生子遽而求火李注莊子天地篇厲之人半夜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

汲然惟恐其似已也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

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

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何注陸放翁曰鄭康成誠子書

云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此用其語

李公煥注引張續曰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

視世事無一可芥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

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儼等疏先生既厚積

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

無所用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

然者也原注靖節之裔不見於傳獨袁郊甘澤謠云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于崑山

又曰杜子美嘲先生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

抱此固以文為戲耳驥子好男兒若以是嘲子

美譽兒亦豈不可哉

何孟春曰梁書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前刺史

取淵明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

後世即日辟為西曹掾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

見此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會孫詩有云大賢之

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毛晉曰李空同督學江右訪得先生墓并田六

十有二坵遷諸竊據者數家而封識之令其裔

在星子名瓊者領業在九江名亨者為郡學生

奉先生祠則瓊與亨亦先生歷世重光之一綫

也

歸鳥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李注憩起例切

息也和風弗洽翻翻求心湯注託言歸而求志下文豈思天路意同顧儔

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頽

頽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相各本作馴湯本云一作相林徘徊豈

思天路欣及舊樓雖無昔侶眾聲每諧何焯曰鄰曲妻孥雖

不如中朝舊侶為多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湯本云條游不曠林宿則湯本

作森標何焯曰不曠林而森標則物色不至已起

晨風清興好音時交贈繳李注繳之若切奚施

湯本作已卷李注卷與倦同湯本安勞湯本云一

功非遙澗按末二句言業已倦飛知還



靖節先生集卷之二

安化陶 對集注

詩五言

形影神 并序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  
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  
君子其取其心焉 毛晉云一本無末二句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  
焦本  
憔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 各本作如何校宣和本作

知茲黃文煥曰今年既悴之草木適見在世中奄

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

舉目情悽而李注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按

言必如適見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何焯曰此

以下云云及及時行樂下篇反其意不如立善也

英江詩話曰序有微意又曰事不可為心復難

任故借酒以排之醉則庶可忘也凡集中云酒

者多如此阮籍全真終不事晉與先生之酒均

為合道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

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湯本云一作陰若暫乖

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雖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

盡念之五情熱何注文子曰昔者中黃子立善有

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英江詩話曰誠願二句亦是無如何之辭非真

欲仙也細味此首是正意先生所存豈六朝人

所能望及以是知先生非真好酒也

神釋

大鈞無私力何注賈誼鵬賦大鈞播注注萬理湯

云一 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

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 各本作善惡同湯本云善惡一作既喜今

從安得不相語 湯本云與 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

彭祖愛 各本作壽湯本云永 各本作永焦 年欲留

不得住 李注彭祖姓錢名鏗顛項元孫進雉羹于 堯堯封于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

具 何注將乃晉人發語之詞謝靈運詩將 非畏影者阮瞻對王戎將無同皆此類 立善常

所欣誰當為汝譽 湯注日醉釋前 甚念傷吾生正 篇立善釋後篇

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李注鶴林曰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

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以此心之神也若

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縱浪大化中四

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

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

葉夢得曰淵明作形影相贈與神釋之詩白謂

世情惑於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釋以神之

自然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

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

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辭也故神釋之

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  
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所以解名之役雖得  
之矣然所致意者僅在促齡與無譽不知飲酒  
而得壽爲善而皆見知則神亦將汲汲而從之  
乎似未能盡子也是以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  
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  
耳此釋氏所謂斷常見也此公天姿超邁真能  
達生而遺世不但詩人之辭使其聞道而達一  
間則其言豈止如斯而已乎坡翁問陶詩云子

知神非形何復異人天豈惟三才中所在靡不  
然又云委順憂傷生憂死生亦遷縱浪大化中  
正爲化所纏應盡便須盡寧復俟此言或曰東  
坡此詩與淵明反此非知言也蓋亦相引以造  
意言者未始相非也

九日閒居 并序

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

由 湯本云一作空服九華寄懷於言 宋翌

亮九日閒居序秋菊盈園持醪靡由空服  
九華東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  
飲萬家春且服九華詩人謂九華九日之  
華卽菊也按真語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

之丹又云授九華丹于江上煉丹又李  
八百居栖元山合九華丹成以此攻之非

蘇乃服也謝按九華雖亦名陶  
蘇所服恐非丹也仍解作菊為是

世短意常湯本多湯注班固通賦道悠長而世

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  
常多東坡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耳

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湯注魏文帝書云

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謝按詩意蓋言俗

以重九取義長九而愛其名其實日月自依辰至

也語其有常期露淒愴風息氣澈一作天象明往燕

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解木作解一

非為制積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湯注空視時運亦

指易代塵爵恥虛疊寒華徒自榮吳注空視時運

榮皆因無酒而發正所謂持醪靡由斂襟獨開謠

也原注謂指易代之事失其指趣

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湯注淹留

語也今反之謂不得於彼則得

於此矣後棲遲詎為拙亦同

歸園田居李注有六首二字今從湯焦毛黃

別附四卷之末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

年何注劉履曰三年起為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正合

飲酒詩投去學仕是時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

至彭澤退歸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誤矣謝按吳

仁傑以此詩為義熙二年彭澤歸後所作自初三

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何注古詩胡馬嘶北風越鳥

舊浦行雲思故山陸士衡詩孤獸思故羈鳥悲

也王正長詩人情依舊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鄉客鳥思故林皆此意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陰後簷

非園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吳正傳詩話古雞鳴行雞鳴

用其語第二篇種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

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吳注沃儀仲曰返釋四體皆暢查慎行曰返自然道盡歸

田之樂可知塵網牽率事事俱違本性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

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其來往

焦本云虛室一作對

一作衣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

毛吳同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何注劉履曰

有傾危之禍故有是喻請節雖處

田野而不忘憂國于此亦可見矣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李注漢書楊惲傳田彼

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晨興

湯本云理荒穢帶

樂耳須富貴何時作

云一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霑不

足惜但使願無違何注東坡曰以夕露霑衣

久去山澤遊浪莽何注莽或作濞

浪濞廣大貌林野娛試攜子

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邱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

有遺處桑竹殘朽株焦本云一作樹木殘根株借問採薪者此

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

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焦本云一作虛無

悵悵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遇各本作

作可云一作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謝按說文漉

遇非今从之下貌漉漉也一日水下滴漉也對雙雞招近局本

禪文滋液滲漉漉酒蓋滴漉之意作局毛晉云日入室中聞荆薪代明燭歡來蒼夕

短已復至天旭

遊斜川并序

辛丑湯本云一作酉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

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

豁辨在後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

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為嗟歎若夫

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臯遙想靈山有愛

嘉名湯注入問崑崙縣圃其坑安在增城城九重注云中有五城十欣對不足率爾

二樓故云靈山嘉名也湯本云宋本作共吳騫日湯注中有賦詩

引宋本者蓋指宋元獻刊定之本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

鄉里以紀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湯本云日一作十李注按辛丑歲靖節年三十七詩曰開歲倏五十乃義

熙十年甲寅以詩語證之序為誤今作開  
 歲候五日則與序中正月五日語意相貫  
 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氣和天惟澄班坐  
 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開谷矯鳴鷗迴澤散游目緬  
 然睇曾邱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賓侶  
 引滿更獻酬何注漢書引滿舉白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  
 中觴也各本作觴中觴酒非縱遙情忘彼千載憂日  
 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張自烈曰淵明談理之詩如苟得非所欽過足非所  
 欽此兩句直是造道大關鍵至云且極今朝樂明  
 日非所求又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皆達觀死  
 生榮辱之外非後儒所能窺測嘗細  
 觀淵明一生怡會著孔顏當日樂處

駱庭芝斜川辨曰淵明閒世之士也斜川游一

時之勝也讀其序誦其詩孰不悵然而遐想後  
 世失其所在世人念斜川若崑崙桃源比也庭  
 芝生長廬阜詢之故老訪之薦紳先生未有能  
 辨之者歲在戊午卜居星渚周覽物色詳味詩  
 句適與意會夫淵明柴桑人也所居在栗里今  
 歸家靈湯二寺之間有淵明醉石其旁有郵亭  
 曰栗里鋪則淵明故居必在於是顧斜川之境  
 豈遠哉世人或以楚城是柴桑故縣遂指為淵  
 明所居非也質之歸去來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今楚城無泛舟之溪也又云舟搖搖以輕颺風

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則知所  
居去江濱爲不遠矣斜川序云彼南阜者名實  
舊矣不復乃爲嗟歎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  
中臯意其稱南阜者卽廬阜也山有南北故稱  
南阜飲酒詩所謂悠然見南山是也稱曾城者  
落星寺也斜川詩云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邱  
當正月五日春水未生落星寺宛在大澤中是  
所謂迴澤也層城之名殆是晉所稱者栗里之  
南有小溪名吳陂港貫穿落星湖入大江其水

冬夏不絕固可以泛舟矣夷考淵明疇昔問前  
路棹孤舟與夫臨長流望曾城正在此耳匡廬  
千萬似煙雲出沒巖壑巉絕於其上彭蠡數百  
里湖光瀕洞晨夕變態於其前清奇壯麗之觀  
俯仰無盡有如斯人忘形骸外聲利籃輿扁舟  
往來于其間吁可樂哉庭芝旣嘗辨之於好事  
者咸曰唯唯不可以不書乃作斜川辨以遺山  
間之父老云

莫江詩話曰此篇年月在赴假之前曰忘彼千  
載憂又曰明日非所求皆有慨乎言之蓋七月

之赴假亦見桓元之將亂不徒以不堪吏職也  
又此時元顯專權於內桓元覬覦於外晉之危  
亡已兆先生年才三十七雖及時行樂何遽汲  
汲若此良以名臣之後不得假手以救亂情實  
有不能已者以為作蓬真不知先生者矣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湯本作示周祖

君亭本作示周掾祖謝湯注在前李抄湯仍  
當繫湯注三郎時三人皆講禮校書吳注宋  
書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入廬山與劉  
遺民陶淵明謂之潯陽三隱江州刺史每相  
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从之游高祖北討世  
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講禮月餘高祖  
踐阼召之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  
降幸諸生問禮記辨析精奧稱為該通

負病積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

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迷孔業祖謝響

然臻湯注薦福表道喪向千載何注莊子世喪道

喪也今朝復斯聞馬喙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胡

君溪漁隱叢話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請廬

山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

加以警校所任公廡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

近于馬隊故云爾言詢諸子從我穎水濱李注趙泉山曰靖節不事

觀舍是無他適續之自祖主遠公願寂之後雖隱

居廬山而州將每相招引頗從之遊世號通隱是  
以詩中引箕穎之事微議之何焯曰魯兩生不肯  
起從漢高況見此季代篡奪乎故勸之從我為箕  
穎之  
遊也

乞食

飢何校宣和本作飢各本作饑澍按說文飢饑來

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

人解各本作解湯本及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

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湯本作勸言詠本

云一作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汲古閣

本非賢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韓文煥曰愧非

英雄無聊淮陰能輔漢滅項乃報漂母不然亦何

由報哉板蕩陸沈之歎寄託于此生不能伸志于

世東坡以爲眞欲報謝主人哀其口頰誤也何焯

曰衡戢思謝曾中亦將以有爲也冥報相貽

則不事二姓以遺逸終焉之志亦已久矣

東坡曰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

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余哀之舉世莫不

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

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楊野王曰坡公因公冥報一語咨嗟太息若重

哀其貧幾滅卻一隻眼矣瓶無儲粟煙火裁通

而延之送二萬錢悉付酒家公之乞丐公自欲

之耳遠公方外之家強公入社公不肯遠公尚

不能會其意何況餘人公蓋洞見富不如貧貴

不如賤并生死亦以爲戲縱浪大化中與之虛

而委蛇如是而已其恥屈身後代自公本懷然去就之際皆非公所屑也

王懋竑曰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縲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固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

莫江詩話曰此詩寄慨遙深著眼在愧非韓才

一語借漂母以起興故題曰乞食不必真有叩門事也志不能遂而欲以死報精衛填海之意見矣

莫江詩話又曰此詩與述酒讀書諸篇皆故國舊君之思不但乞食非真即安貧守道亦非詩中本義至東坡之哀冥報謂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亦借以自發牢騷耳豈真以乞丐類公哉癡人前不可說夢良然

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氣佳清吹李注吹尺與鳴彈感彼柏下人偶切嘘也

安得不為懽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  
事余襟良以殫

澍按晉書周訪傳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  
失牛遇一老父謂曰前陶見一牛眠山汙中其  
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  
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  
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自訪  
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  
世姻此所遊或即訪家墓也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

遵○諸本或無遵字 鄧治中 吳注唐書

樂志漢世三調有楚調房中樂也高帝樂楚  
聲故房中樂皆楚聲王僧虔技錄楚調曲有  
行怨歌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

年湯本云一作五十年吳注六九為五十四歲正  
義熙十四年戊午去戊申十年也是年劉裕弒

帝于東堂湖接陸機文賦在有無而僂俛李善  
注毛詩曰何有無僂俛求之僂俛猶勉強也弱

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李注公年二十炎火屢焚  
喪偶繼娶翟氏

如螟蟻恣中田李注蔡氏曰蟻蟲木中食沙射人  
非食苗葉蟲意此螟蟻當是螟蟻

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厘何焯曰毛傳一  
夫之居曰厘 夏日長

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李注  
謂日

鳥月兔飛走之速也何注  
以飢寒故願日夜之速也 在已何怨天離憂悽目

前吁嗟身後名于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期信

為賢李注薛易簡正音集云琴之操弄約五百餘名多緣古人幽憤不得志而作也今引子期

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為辭欲被

絃歌乎趙泉山曰集中惟此詩愿敘平素多艱如

此而一言一字率直致而務紀實也

答龐參軍并序

三復來貺欲罷不能自爾鄰山冬春再交

欵然良對忽成舊遊俗談各本作諺湯本云一作談何校

宣和本作云數面成親舊湯本云或無舊字況情

過此者乎人事好乖便當語離楊公湯本云公

一作翁李注楊公楊朱也所歎豈惟常悲吾抱疾多年

不復為湯本云一作屬文本既不豐李注謂麗瘁也復老

病繼之輒依周禮各本作孔湯本云一作禮何校宣和本作禮今

之往復之義且為別後相思之資

相知何必舊湯本云一作傾蓋定前言有客賞我趣每

每顧林園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斟湯本

云一作斟斟按斟斗同作斟非酒閒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

東西緣物新人惟舊弱毫多所宣情通何校宣和本作懷

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君其愛體素湯注曹子建詩王其愛玉體

來會在何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虛舟縱逸棹吳注莊子方舟濟河有虛船回復遂

無窮發歲始湯本云一作若汲古俛仰何注莊子

俛仰之閣本緣君亭本作止俛仰其疾也哉

間也吳本何校宣和本吳注易明北林榮且豐神淵寫

兩作李鼎解曰夏火之候也北林榮且豐神淵寫

時雨晨色奏景風李注史記律書景風者居南方

淮南子清明風至四十五既來孰不去人理固不

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冲吳注玉篇冲虛也莊

若萬物之宗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即事如已湯本

云一作已高何必升華嵩何注此用呼子先上華陰

連雨獨飲湯本云一作連兩人絕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

間從何校宣和本作問言松喬亦同歸于盡也湯

不得問也張自烈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

吳瞻泰本作關非天豈去此哉汲古閣本作任

百情遠重鵬忽忘天際去此幾任

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入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

俛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李注趙泉

書靖節未嘗有喜憫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

亦雅詠不輟飲酒詩云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獨飲詩云試酌百情遠重鵬忽忘天天豈去此哉

移居 李注有 二首字

昔欲居南村李注即栗里也何注眉山楊恪曰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本居山南之上

京後遇火徙此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注何

數音朔言相見之頻也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敵廬何必

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李注指顏延年殷抗景仁龐通之輩

言談在昔樹按商頌自古在昔奇文共本何校宣和欣

賞湯注奇文疑義相與析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靖節移居詩昔欲

居南村云云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蔣薰曰

讀疑義相析知淵明非不求解但不求甚解以穿鑿耳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

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

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李注勝音升任也湯注言此樂不可

勝無為舍而去之韓子亦云樂之終身不厭何暇外慕何焯曰將不勝正言勝絕惟此也對按將乃

晉人發語則勝衣食當須紀湯本云一作幾力耕不吾欺

讀如字為是何校宣和本作吾不欺焦本同何注劉履曰靖節

素願易足惟衣食當經紀者亦必力耕以自給焉與世俗懷居之士擇取

便安務求完美者異矣莫江詩話曰先生每及治生不作放浪一流此

其紹長沙之勤慎異晉士之元虛歟

和劉柴桑李注遺民嘗作柴桑令按蓮社高賢傳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

元王之後少孤事母以孝聞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之皆力辭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門

日遺民又宋書周續之傳遺民遁迹廬山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

居良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李注時遺民約靖節隱山結白蓮社靖節

雅不欲預其社列但時復往還于廬阜間何注西廬指上京之舊居荒塗無歸人時

時見廢墟茅茨已就治新疇復應畚李注爾雅田三歲曰畚

節自庚戌徙居南村已再稔矣今秋穫後復應畚也谷風轉淒薄李注爾雅

謂之春醪解飢劬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李注

山曰谷風四句雖出于一時之諧謔亦可謂巧于

處窮矣以弱女偷酒之醜薄則謂枯腸寒則若挾纒曲盡貧女嗜酒之常態吳注王棠曰柴桑有

女無男潛心白業酒亦不欲想必以無男為憾故公以達者之言解之謝按趙以弱

女為比王則賦也說並通兩存之栖栖世中事歲月其相疎何焯曰共相疎我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棄世世亦棄我也

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何注百年後身與名且不得存況外

物乎然則敝廬何必廣衣食當須紀耕織稱其用可也

袁桷曰靖節居柴桑劉遺民作柴桑令白香山

宿西林寺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

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卻回注柴

桑令劉遺民也

酬劉柴桑

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櫛焦本作空云庭多落

葉慨然知已秋知已一作已知新葵鬱北牖嘉稊養焦本

云一作南疇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養非

弱良日發遠遊吳注此詩是靖節樂天之學真人用則與天為徒矣天之四運周舉相忘于天也落葉知秋始知時序正善寫忘字秋葵嘉穠皆秋景一結見及時行樂也

莫江詩話曰中有不能忘世故遇時而慨否則但見其樂矣此皆無可奈何之辭言外自有寄託

和郭主簿李本有首字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黃文煥曰有林在前則清陰常貯堂中矣凱

風因時來回颺開我襟息交逝閒臥坐起弄書琴各本作息交遊閒業臥起弄書琴此从湯本焦注蘇武傳臥起操持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

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

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何注劉履曰此

詩直寫已懷但據見存不為過求而目前所接莫非真樂世之榮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末言遙望白雲深懷古人之高迹其意遠矣何焯曰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所謂望雲懷古蓋西方之思也懷安止足皆遜詞自晦耳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何校宣和本作華華涼秋節露凝無

游氛天高肅各本作風何校宣和本汲古閣本緣君亭本作肅今從之景澈陵

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

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

訣檢素不獲展厭厭竟良月謝按銜觴四句蓋謂千載幽人無不抱此

也自檢平素有懷莫展李注按年譜此詩宋武帝

於王撫軍坐送客永和二年辛酉秋也宋

書王宏字元休為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登

之為西陽今黃州太守將赴郡王宏送至滎

口今潯陽之滎浦三人于此賦詩敘別是必

元休要請節預席餞行故文選載瞻卽席集

別詩首章紀座間四人謝按文選有謝宣遠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

還東一善注洗約宋書曰王宏為豫章

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庾

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撫軍送至滎口南樓

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滎口南樓

作無首章紀坐問四人事不知李注

所本所引年譜亦不知何人所撰

秋日淒且厲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節登高餞將  
歸寒氣冒山澤游雲倏無依洲渚四緬湯本作思

四邈風水互乖違瞻夕欣一作良讌離筵聿云悲

晨鳥暮來還懸車一作崖湯本作車注云淮

暉逝湯本作遊止判殊路旋駕悵遲遲目送回舟

遠湯本一作遊精隨萬化遺

與殷晉安別并序景仁名鐵○湯本無景仁

敬文之父詣殷景仁求郡敬文謝湛曰老父

悼耄遂就殷鐵干祿此景仁名鐵之證也詳

改異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因居潯陽後作

遊好非少長何校宣和本作少長各本作久長李

少長其意云吾與子非少時長時一遇盡殷勤信

遊從也但今一相遇故定交耳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

負杖肆游從淹留忘宵晨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

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

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良才湯本云一作才華不

隱世江湖多賤貧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馬承卿曰

一本無第十韻故東坡和韻送張中詩亦止于貧字云不救歸裝貧

陳祚明曰殷先作晉臣與公同時後作宋臣與

公殊調篇中語極低徊朋好仍敦而異趣難一

也

何焯曰方熊云殷已為太尉參軍而仍稱之曰

晉安蓋先作長史掾者晉所命也

吳棫曰良才不隱世并不以殷之出為非江湖

多賤貧亦不以已之處為是各行其志真所謂

肆志無汙隆也

贈羊長史松齡并序○諸本有松齡二字湯本無何校宣和本於序作此與之

下注云羊名松齡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李注關中作此與之

劉履曰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

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錢大昕曰陶淵明贈羊長史詩序云左軍羊長史銜

使秦川詩當作于義熙十四年滅姚泓後  
羊為左軍長史必朱齡石之長史矣惟史  
稱宋以右將軍領雍州而此云左軍小異  
改宋書朱傳義熙十二年已遷左將軍左  
右將軍品秩雖同而左居右上朱嶺雍州  
必仍本號不應轉改為右則此云左軍者  
信為可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各本外

作正賴古人書黃山谷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

作上賴古人書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或者改

不能得甚失語法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注李

洛陽西晉之故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長安乃秦漢所都甫已一始平下燕秦也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

負病不獲俱李注謂宋公裕

從松齡訪關洛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

與角精爽今何如湯注天下分裂而中州賢聖之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跡不可得而見今九土既一則

綺角遊耳紫芝誰復探深谷久應蕪湯注紫芝歌

遠矣深哉奕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

志駟馬無貫患謝按貴也無貫患言其患不可

大貧賤有交娛清結心曲何注清謠指人乖本

作乖焦本何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胡仔曰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媿於四皓然猶  
仰慕之足見其好賢尚友之心

何焯曰始皇雖一九域四皓逃之此篇所以庶  
武羅於羿稟之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聊以寄  
其難言之隱也

聞人俛曰劉裕平關中越二年即受禪陶公此

詩念黃虞謝綺角蓋致慨于晉宋之間也言雖

易盡意奚能舒乎

歲暮和張常侍

何注時義熙十四年冬謝按張常侍當即本傳所稱鄉親

張野蓮社高賢傳野字萊民南陽人居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徵拜散騎常侍不就但野以義熙十四年卒題不應云和詳味詩意亦似哀輓之辭或和當作悲又野族子張詮亦徵常侍或詮有輓野之作而公和之耶

市朝懷舊人

何注古北門行市朝易人干載墓平

驪感悲泉

湯注悲泉

見前驪驪言白駒之過隙

明且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

潤白髮一已繁潤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

謝按秦穆黃髮旅力既愆我尚無能為也

故以秦穆之談為潤者老無能為也

向夕長風

起寒雲沒西山冽冽

各本作厲厲焦本作冽冽何校宣和本同

氣遂巖

紛紛飛鳥還民生鮮長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醑

至李注配一宿酒也

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

湯本云慮顛一作欣

頓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何注劉履曰按晉史義熙

十四年十二月宋公劉裕幽安帝于東堂而立恭帝靖節和歲暮詩蓋以適當其時而寄此意焉首言市朝之變歲月之逝中言風雲氣候之厲人物糾紛之苦末又自言窮通顛顛莫可如何之勢而

撫已履運有不勝其憤激者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蕤賓五月中李注史記律書五月律中蕤賓陰氣幼少故曰蕤陽不用事故曰賓

清朝起南各本作南吳非颶不駛亦不遲飄飄

吹我衣重雲蔽白日間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

燧榮紫葵於今甚可愛當奈行復衰各本作奈何當復衰湯本

云一作當奈行復衰今從之感物願及時每慙靡

所揮悠悠待秋稼寥落將賒遲孟汝能注晉書鄒超傳雖如賒遲語

亦濟 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悲從弟仲德

胤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

冥禮服名羣從恩愛若同生吳本作平生非門前執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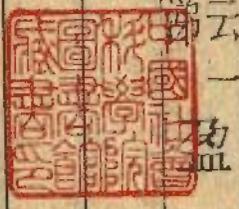
何意爾先傾在數湯本作數竟未免為山不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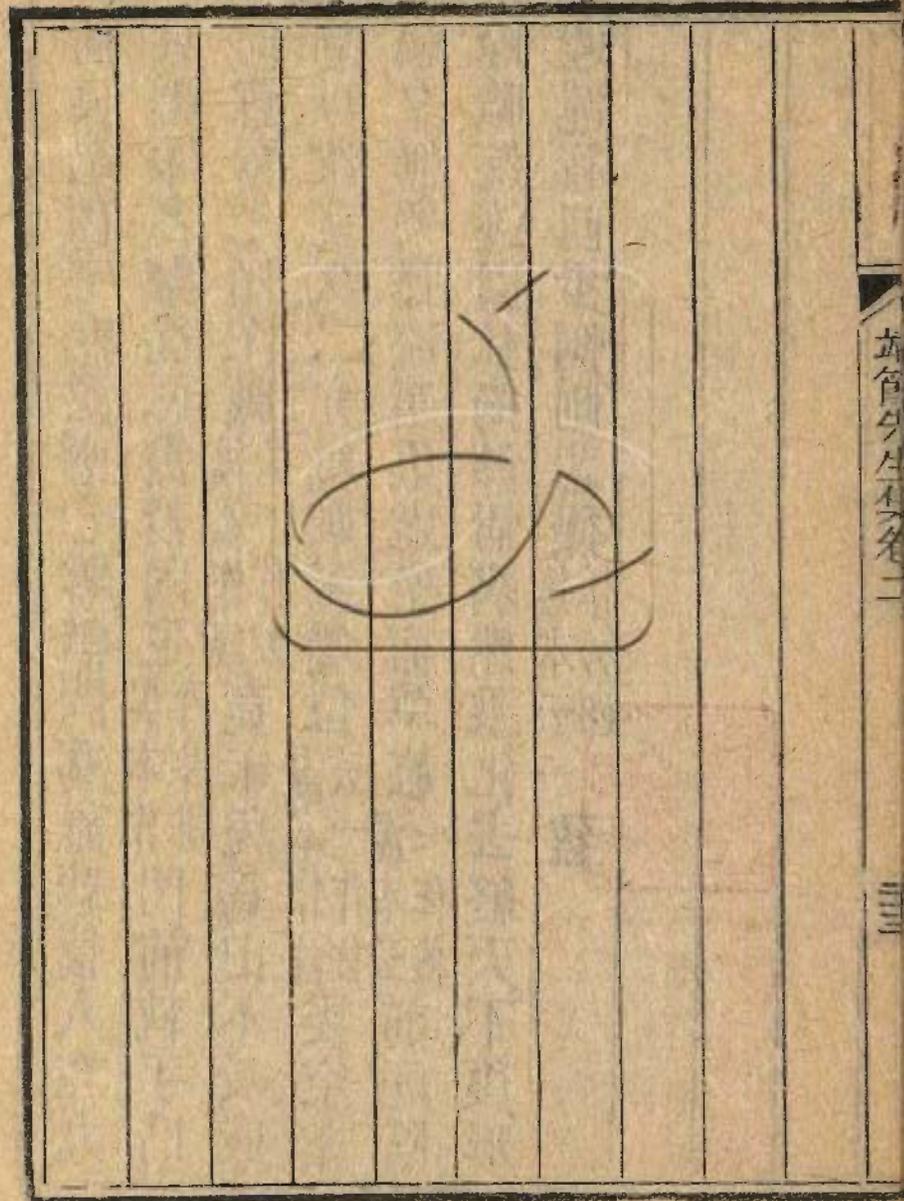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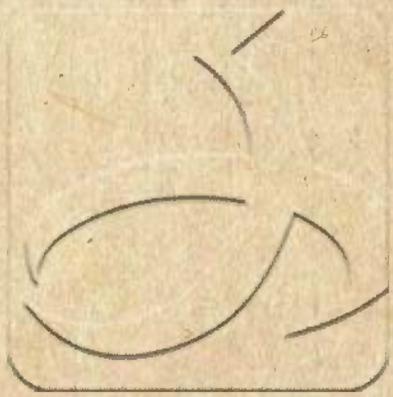
慈母沈哀疚二允纔數齡雙位湯本作位委空館

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湯本作旅前庭階

除曠遊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

遲遲將回步惻惻悲襟焦本云一作





古管夕生本卷二

三



70034526



中国书店外埠  
册数 定价  
4 2.1